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駭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扶住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畧瞧了一瞧便走開了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便說快去回明二位太太于是豐兒將鳳姐吐血不能照應的話回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都在內裡也不好說別的心裡却不全信只說叫他

歇著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自然這晚親友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閑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的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開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了一場。要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及至辭靈的時候。上上下下也有百十餘人。只不見鴛鴦。衆人因爲忙亂。却也不會檢點。到琥珀等一千人。哭奠之時。纔要找鴛鴦。又恐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

賈璉回說。上人裡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折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看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聽了。心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攛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也難照應。想了一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著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太太的

這樣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日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撥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爭。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到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偕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一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

是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必是來叫我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粧匣。取出那年鉸的一縷頭髮。揣在懷裡。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着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陣。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

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愛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痴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我該懸梁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此大虛幻境痴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情，止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若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真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聰，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便在賈母的那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又找到套間裡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燈光半明半滅，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人來燭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偕們一塊兒進去。」

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燼花珍珠說誰把腳凳擱在這
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的啜一聲。身子往後一
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
隻脚挪不動。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
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著去瞧。邢夫人
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
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
哭。別驚着氣。寶玉死命的纏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
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
上了。他弄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

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了
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
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到底
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
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卽命賈璉
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
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
鴛鴦放下。停放裡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
一千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著
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

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卽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閑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了。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擡進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着盛殮，假意哭。噙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一輩的都該行個禮兒。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就是了。別折受的他，不得越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著這話，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偕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肯替偕們盡孝，偕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偕們伏侍。老太太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場。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

子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柵。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交二更。三門掩上。卑人就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

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環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嘆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不下來撈本兒了嗎。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太太爺那裡去了幾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着不用。叫兒留着。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

知道呢抄的是摺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後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攔着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裡擲了幾骰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審本兒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麼個伶俐人這麼窮我替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爲什麼不去拿些使喚使喚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借們嗎那人笑道他不給借們借們就不會拿嗎何三聽了這話裡有話忙問道依你說怎麼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么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別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裡只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没這麼大膽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嗎我是瞧着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老子罷咧他又算人了你剛纔的話就怕弄不來倒招了饑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倘或拿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裡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裡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你若摺不下你乾媽借

紅樓夢
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駁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
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是什麼說着拉了那人走
到個僻靜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
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叱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
會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
在園裡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
道因沒有派他差使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
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裡去道
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
家看家恐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

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
來婆子道你是那裡來的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
了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麼法兒
婆子生了氣嚷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
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裡的這麼個橫強盜這樣沒
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裡走走說着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
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門
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連忙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
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
們四姑娘都和他親近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進他來那時

如何就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裡，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借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禁得看腰門的婆子，赶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着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再攔，氣得瞪眼嘆氣。而用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叙些閒話。惜春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個人，又悶又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借們下棋說話兒，可

使得麼？妙玉本來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她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一個侍者，送下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天有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不覺已到四更。正是：天空地濶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扭他。剛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

裡的老婆子們也接著聲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便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說着趕忙的關上屋門便掩了燈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作聲回身擺著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着說猶未了又聽得房上响聲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都丟了并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偕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嗎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房上飛下好些瓦來衆

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裡腰門一聲大响打進門來見一個梢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唬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話越發唬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荐來的包勇這些家人不覺胆壯起來便顛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房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房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家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尼姑便頓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衆上房見人不多

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趕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不理。論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牆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裡接賊。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反倒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和我開開，那夥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借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裡包勇聞聲，卽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十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都仗著膽子，只顧趕了來。衆賊見鬧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趕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東西未丟，衆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衆人將燈照看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裡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裡有賊沒有。裡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裡也沒開門，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裡去罷。」包勇正摸不着路頭，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着一齊尋到上屋，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裡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了，見是失盜，大家着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擰拆，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都不知道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

我們都沒有住脚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纔下班兒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着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求爺們問管四更五更的林之孝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偕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著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說唬死我們了林之孝問道這裡沒有丟東西呀裡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裡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內只聽得裡面說道了不得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麼了裡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裡打仗把姑娘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下房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了一個人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裡呢你們快瞧去罷賈芸等走到那邊果然看見一個人躺在地下死了細細的一瞧好像是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詫異派了一個人看守着又派了兩個人照看前後門走到門前看時那門俱仍舊關鎖着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賊踪是從後來道子上了房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片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人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著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麼便算是強盜呢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房上撒瓦我們不能到他跟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是

到園裡還有好幾個賊。竟和姓包的打起杖來。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難道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了上屋裡。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過數兒。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裡查起。衆人都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兒。自然不小了。那些上夜的人。管做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了。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

裡去審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件。有無着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語鳳姐命捆起上夜的女人送營審問。衆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耽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裡外外的都不干。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那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寔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

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爲什麼偏偏碰在偕們
兩個人身上。明兒老爺太太回來叫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裡交
給你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着麼。鳳姐道偕們願意嗎
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裡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着我
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了他攬掇着太太派我
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呢說着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
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是這個糊塗想
頭我更擱不住了。二人正說著只聽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
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裡從來是
一槩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裡倒不講究這個。昨兒老太太的

殞纔出去那個什麼庵裡的尼姑死要到偕們這裡來我呌喝
著不准他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們倒罵我死央及着叫那姑
子進來那腰門子一會兒開着一會兒關着不知做什麼我不
放心沒敢睡聽得到四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
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我便趕上
打死了。我今兒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
裡頭今兒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
兒等聽着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裡敢在
外頭這麼混嚷。鳳姐道你聽他說甄府裡別就是甄家薦來的
那個厭物。羅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裡受不的。鳳姐接著問惜

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裡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着。偕們好走。平日道偕們不敢收。等衙門裡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偕們只好看。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問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去二爺去了。鳳姐點頭。同惜春坐着發愁。且

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裡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賊而逃。只不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胆子極大。便說偕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寔在好看。不知是那個庵裡的雛兒呢。一個人道。啊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麼權翠菴。

裡的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偕們今日躲一天叫偕們大哥拿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兒亮鐘時候陸續出關你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贓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磕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那

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唬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裡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偕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就罪名快叫璉兒那時賈璉領了寶玉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裡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託托你押着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着望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着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

東西借們都沒動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几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賬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裡和南邊置坎產角所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几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碍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没有寡在數目謊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爲什麼這樣料理不開你跪在這裡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賈璉又回來道侄兒趕回家去料理清楚賈政哼了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了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賈璉心裡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營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裡記得清楚只不敢駭脚連連的答應了回身走到裡頭邢玉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了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裡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裡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踪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

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問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裡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回道：「這不州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回道：「他和鮑二打架來著，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

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敢偷懶嗎？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一個男人不敢進去，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層沒有開，那賊是從後來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上夜的人說奉奶奶的命，捆著等爺審問的話，問了賈璉。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裡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他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此，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姐也不敢言，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們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

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裡更加着急，想着外頭的柵杠、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番，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猜想，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卽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借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去了。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打發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裡賊去關門，衆人更加小心，不敢睡覺。且說夥賊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菴女衆，不難欺負，到了三更夜靜，便拿了短兵器，帶些悶香，跳上高牆，遠遠

瞧見攏翠菴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嘆聲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爲這禪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兒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聽見意外一响，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着，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顛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著急，只見一個人拿著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却

是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己。索性橫了心。倒不怕他。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熏住。由着他掇弄了去了。却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牆邊。搭了軟梯。爬上牆跳出去了。外邊早有駭賊。弄了車輛。在園外等著。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銜燈籠。叫開柵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駭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衆強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

落也難妄擬。只言櫳翠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响。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男人脚步。門牕响動。欲要起來。觀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着兩眼聽着。到了天亮。纔覺得心裡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踪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裡詫異。昨晚响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梯靠牆立着。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胳膊。便道不好了。昨晚見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菴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侍女們都說。昨夜煤氣熏着了。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麼早叫

我們做什麼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裡去了衆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衆人不知也都着忙開了菴門滿園裡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衆人來叩腰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衆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衆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着下割舌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開我就要打了衆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着叫開腰門

衆人且找到惜春那裡惜春正是愁悶悵着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知己是沒有了况我現在是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折磨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裡所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若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大耽不是還有何顏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更未曉如何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己的青絲鉸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己將一半頭髮鉸去了

彩屏愈加著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
吵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
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裡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裡去了
道婆將昨夜聽見晌動被煤氣薰着今早不見妙玉菴內有
軟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
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
來孤潔的狠豈肯惜命便問道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婆子道
怎麼沒聽見只是我們都是睁著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必
是那賊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況且賊
人必多拿刀執杖威逼著他還敢聲喊麼正說着包勇又在腰

門那裡嚷說裡頭快把這些混賬道婆子趕出來罷快關上腰
門彩屏聽見恐耽不是只得催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
於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香絲
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
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心裡從此死定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
不提且說賈璉面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
失單報去的話問了賈政賈政道怎樣開的賈璉便將琥珀記
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
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等侄兒脫了孝出去托人細
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

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那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裡也是驚心吊胆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裡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千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脩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眾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走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媽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把家人唬了一跳賈環過來亂嚷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著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你跟誰趙姨娘道我跟了老太太一輩子大老爺還不依弄神弄鬼的筆計我想仗着馬道婆出我的氣銀子白花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人先只說鴛鴦附着他後頭聽說馬道婆的事又不像了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裡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我是閻王老爺差人拿我去的要問我爲什麼和馬道婆用魔法的案件說着口裡又叫好璉二奶奶你

在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好，還有一天的好。吔！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正鬧着，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裡趙姨娘還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那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裡瞧著他。偕們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著他害寶玉的事，心裡究竟過不去。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怕好人便應承了。李紈說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

於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着急說：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何，還要走嗎？賈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裡只有趙姨娘、賈環、鸚哥等人。賈政那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眾人請了安，跪着。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幾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紈、寶釵拉着手，說了幾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几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略

暑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吩咐了几句話寶玉要在書房來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著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矢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著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著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說著賴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賬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叩頭喝著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著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睜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難道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麼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来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麼樣了賈璉又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嘆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況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着也不知是什麼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出話去叫人帶了大夫瞧瞧去賈璉即忙答應着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唬的眾人發怔就有兩個女人攙着趙姨奴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團哭一團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鬍子吶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裡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陰啞起來居然鬼嚎的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着趙姨奴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開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裝鬼臉自

已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脈只囑咐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脈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無脈息賈環聽了這纔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賈環誰管趙姨娘蓬頭赤腳死在炕上只有周姨娘心裡想到做偏房的下場頭不過如此況他還有兒子我將來死的時候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倒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稟與賈政卽派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裡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裡拷打死了

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着急看着鳳姐的樣子定在是不能好的了況且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兼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裡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裡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牀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妹的想念的狠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借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姐姐作事過於刻薄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

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傍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蘇醒，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裡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搥搥。平兒上去搥着，見個小丫頭子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着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裡呢？小丫頭子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裡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著。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丫頭子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

小丫頭子說着，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可冷淡了他。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裡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的。鳳姐急忙便叫平兒說：那裡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裡來了。連叫了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裡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裡。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

心說老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
麼大了。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裡也就悲慘
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
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
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憐愛。便叫小紅招呼着劉
老老道。我們屯鄉裡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
從不知道吃藥。我想姑奶奶的病。別是撞著什麼了。罷。平兒聽
着那話。不在理。忙在背地裡拉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了。那
裡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扎掙着說。老老你是有年紀
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咤

異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
個小哥哥。這可怎麼樣呢。平兒道。那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
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裡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
子。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
來了。衆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便走到炕前。用
手拉着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着道。你見過了老老
下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
乾媽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着
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
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裡見的時候。我還小呢。

前年你來我和你要隔年的蠅蠅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要說蠅蠅兒。我們屯裡多着呢。只是不到我們那裡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裏大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裡。我拿什麼哄他頑。拿什麼給他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說着自己還笑。因說那麼著。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裡雖說是屯鄉裡。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亦不少。只是不像這裡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自然瞧不起這樣人家。我們庄家人。瞧着這樣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老老道。

這是頑話兒罷。咧放著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裡肯給庄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這裡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轉。劉老老便要起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的麼。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說着。指着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庄家人。苦家裡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菓。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殼

他們嚼吃的了。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裡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裡動了家。我就幾乎唬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裡。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裡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為的是滿地的庄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裡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唬的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就在地裡狠狠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謊話。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會子。今兒天沒亮。就趕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我這一唬。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著。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得了。不是撞出去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個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這麼病。說着就掉下淚來。平兒着急。也不等他說完了。拉着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也乾了。僭們喝茶去罷。拉着劉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兒自在。巧姐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趕不出城去了。方纔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你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這是多心。我也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平兒道。你瞧妨礙不妨礙。劉老老道。說

是罪過我瞧着不好正說着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床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裡間氣呼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問不知噉噉喳喳的說些什麼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麼平兒道不吃藥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麼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嗎你攔着叫誰拿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便問道拿什麼賈璉道偕們有什麼嗎平兒氣的哭道有話明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這還要說麼

頭裡的事是你們鬧得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弄銀子你說有麼外頭拉的賬不開發使得麼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麼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裡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攥着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脚一踉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着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裡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便大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裡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

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略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安。也不及說別的。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開了一日。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裡。心裡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劉老老坐在床前。告訴他心神不寧。如見鬼的樣子。劉老老便說。我們屯裡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應。鳳姐道。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下。退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劉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庄人家許了愿好了。花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來去也是許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麼。自己去花罷。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灾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麼着。我看天氣尚早。還趕的出城去。我就去了。明兒姑奶奶好了。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衆冤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這裡住下罷。劉老老道。庄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裡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既是借們一家人。這怕什麼。雖說我們窮了。多一個人吃飯。也不算什麼。劉老老見鳳姐真情。樂得叫青兒住幾天。省了家裡的

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于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得熟了，巧姐又不願意他去。青兒又要在這裡。劉老老便吩咐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趕出城去。不題。且說權翠菴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菴圈在裡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糧。如今妙玉被劫，那女尼呈報判官。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為賈政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漸傳到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劫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

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嘯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為檻外人，怎麼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姐出閣已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到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覺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寶釵初時不知何故，也用話箴規。怎奈寶玉柳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為寶玉愁煩，使用正言。

解釋因掛起蘭兒自漢殞田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苦他是
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爲你日夜焦心你
爲閒情痴意遭塌自己我們守着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寶玉
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歎偕們
家的運氣衰頹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爲是要你成人接
緒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寶玉聽來話不投機
便靠在桌上睡去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都已都去
睡了寶玉見屋裡人少想起紫鵲到了這裡我從沒合他諒句
知心的話見冷冷清清搭着他我心裡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
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

這裡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裡他的
情意却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爲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爲
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鵲也不錯
我不在家的日子紫鵲原也與他有說有笑的到我來了紫鵲
便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爲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噯
紫鵲紫鵲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
看不出來麼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
着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
便陪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鵲
那紫鵲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

裡面尚有燈光使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裡一瞧見紫鵲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著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鵲姐姐還沒有睡麼紫鵲聽了唬了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是我紫鵲聽著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鵲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話心裡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裡坐坐紫鵲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還要進去恐紫鵲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鵲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鵲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

半日反不言語紫鵲在屋裡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痴病恐怕一時寔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著呢有什麼又不說儘著在這裡惱人已經惱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惱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著也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瞧見寶玉在那裡跌跌紫鵲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鵲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的見話都不和我說了哉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我只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作個明白鬼呀紫鵲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

還有什麼若就是這句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着聽俗了
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
太去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說到這裡那聲兒便
哽咽起來說着又醒鼻涕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踉
跄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裡幾個月還有什麼不知
道的就便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驚
死了不成說著也嗚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裡傷心忽聽背後
一個人接言道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己得罪了
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拿我們這些沒
要緊的墊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裡外兩個人都嚇了一跳你道

是誰原來却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又說道到
底是怎麼着一個陪不是一個又不理你倒是快快兒的央及
呀噯我們紫鵲姐姐也就太狠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央
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纔二奶
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裡呢你却一個人站在這房簷
底下做什麼紫鵲裡面接着說道這可是什麼意思呢早就請
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
月在那裡不好再說別的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
了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剖白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
說到這裡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

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
 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粧睡。却是襲人
 說了一句道。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裡去鬧。
 鬧出說到這裡。也就不肯說。遲一遲。纔接着道。身上不覺怎麼
 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便打發寶玉睡。下一夜無
 眠。自不必說。這裡紫鵲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裡難受。直直的哭
 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眾人
 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時。常哭想。並
 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人難受。只可憐我們
 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
 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痴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
 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
 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這活真真的是苦惱傷心。無休無了。算來
 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倒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倒把一
 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纔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裡吵嚷起
 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却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趕忙起來了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不好了，還沒有噓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沒有住嘴，說了好些胡話，要船要轎，只說趕到金陵歸入什麼冊子去。衆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船轎，還沒拿來。璉二奶奶喘著氣等著呢。太太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麼去？」襲人輕輕的說道：「你不是那

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册子莫不瑾二奶奶是到那裡去罷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不記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裡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的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必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我偶然提了一句你就認起真來了嗎就算你能先知了又有什麼法兒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為你們瞎操心了兩人正說着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鳳姐姐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他舊年你還說我咒人那個籤不是應了

麼寶玉又想了想拍手道是的是的這麼說起來你倒能先知了我索性問問你你知道我將來怎麼樣寶釵笑道這又是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你就認了真了你和我們二嫂子成了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來衆人不解他背地裡合我說妙玉怎麼前知怎麼參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如何自己都不知道這可是算得前知嗎就是我偶然說着了二奶奶的事情其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這些事情原都是虛誕的可不信得的麼寶玉道別提他了你只說那妹妹罷自從我們這和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麼一件大事

怎麼就草草的完了也沒請親喚友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迂了。我們家的親戚祇有偕們這裡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偕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哥哥張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我媽媽原想娶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一則爲我哥哥在監裡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爲偕們家的事三則爲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邊忒苦又加着抄了家大太太是一味的苛刻他也是在難受所以我和媽媽說了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

媽比親媳婦還強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哥不在家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媽近來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來不免傷心況且常打發人家裡來要使用多虧二哥哥在外頭賬頭兒上討來應付他我聽見說城裡的幾處房子已經也典了還剩了一所如今打籌着搬了去住寶玉道爲什麼要搬住在這裡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寶釵道雖說是親戚到底各自的穩便些那裡有個一輩子住的親戚家的呢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噉了氣了所有的人都過去了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寶玉聽了也掌

不住跺脚要哭寶釵雖也悲戚恐寶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裡哭的。不如到那邊哭去。於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裡只見好些人圍着哭呢。寶釵走到跟前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聲寶玉也拉着賈璉的手大哭起來。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勸解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眾人都悲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己圓明了賈政然後去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的好處來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爲已鬧的六親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趕着過來哭了一場。見這裡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幾年家也沒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賈璉本與王仁不睦見他說些混賬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裡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從來沾染過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著舅舅的話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親的爲人我也早知道了。只有敬重別人的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聽見說

花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
你也不知道勸勸你父親嗎巧姐道我父親也不得要好看只
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裡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
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麼巧姐兒道舊年抄去何嘗還有呢王
仁道你也這樣說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
來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
了不過是你留着做嫁裝罷咧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
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
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麼點年紀他懂的什麼王仁道你們是巴
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爲王了我並不要什麼好看些也
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賭氣坐着巧姐滿心的不舒服心想我父
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如今
說得這樣干净子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豈知王仁心裡
想來他妹妹不知積攢可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裡的銀子還
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着這麼說這小東西兒
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賈璉並不知道只
忙着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此賴大辦了裡頭也要用好些
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着急使叫賈璉道二爺也抄
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麼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
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裡蠻纏你想有什

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着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在裡頭去二爺要就拿去當著使喚罷賈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賈璉心裡倒着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着心裡就有些不甘每每山角裡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超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碰著有些煩惱便拿著秋桐出氣那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好賈璉忍氣不題再說鳳姐停了十餘天送了殯賈政守着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裡時常陪著說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庄地畝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得了那程日興道我在這裡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穀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需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此財要想衙門裡緝賊追贓那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人名處去清查清查該

去的去該留的留有了虧空着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裡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幾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裡這都是家人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有所不知不必說下人就是自己的侄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起來那能一一親見親知况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個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的我還摸不著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人家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散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寔有還好生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麼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裡有因便嘆道我家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八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裡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兩人正說著門上的進来回道江南甄老爺來了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爲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過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

來那甄老爺卽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呈請革了職勒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着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禮遂拉着手叙了些濶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主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几時陛見的甄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賊寇猖獗海疆一

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卽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辦香手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卽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卽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親觀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結褵已經半載因海口案內未清繼以海寇聚妖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一視弟卽修字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激不盡了甄應嘉道見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

奉託老親翁的事。昨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在後緩行。到京尚需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小犬叩見。如可進教。遇有姻事。可留之處。望乞留意。爲感。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几句話。就安起身。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書房。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裡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心想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寶玉。只是渾身縞素。尚道至親。久濶。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赦之子。璉二侄兒。又指著寶

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玉。應嘉拍手道。奇。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啣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爲罕異。後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裡的哥兒畧小一歲。賈政便又捉起承薦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好歹。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着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然後纔登車而去。那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

散去。賈璉又去張羅弄明姊喪事的賬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們老爺呢。他也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後兒到了，借們這裡來，你們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愛你說話怎麼越發沒前後了。什麼男八向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呢？」寶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矢相知

話說寶玉爲自己失言被寶釵問住，想要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聲兒便走了。到賈政那裡，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爲別的，現在你穿着孝，不便到學裡去。你在家裡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我這幾天倒也閑着，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着。賈政又道：「你環兄弟蘭侄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站着不動。賈政道去罷。寶

玉退了出來。正遇見賴大諸人，拿著些冊子進來。寶玉一溜烟，聞到自已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只見兩個姑子進來。是地藏庵的，見了寶釵，說道：「請二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撻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過了奶奶太太們，還要看看四姑娘呢。」寶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到了惜春那裡，看見彩屏，便問姑娘在那裡呢。彩屏

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只是歪着。那姑子道：『爲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他就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我們家事差了，就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本家庵裡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的。』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過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裡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了，惜春便問起水月庵的姑子來。那姑子道：『他們庵裡鬧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便問惜春道：『前兒聽見說權翠菴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走了？』惜春道：『那裡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着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麼還說

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爲人古怪，只怕是假惺惺。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那裡像我們這些粗夯人，只知道誦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爲着自己修個善果。惜春道：「怎麼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僧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難來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難事，就慈心發動，設法兒救濟。爲什麼如今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我們修了行的人，雖說比夫人小姐們苦多着呢，只是沒有險難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脫生了。」

個女人胎子，什麼委屈煩難，都說不出來。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姑娘們到了出了門子，這一輩子跟着人，是更没法兒的。若說修行，也只安修得真。那妙師父白爲才情，比我們強，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的合在机上，也顧不得了。頭們在這裡，便將尤氏待他怎樣，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將頭髮指給他瞧道：「你打諒我是什麼沒主意，惹火坑的人麼？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那姑子聽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別說這個話。珍大奶奶聽見，還要罵殺我們，攆出巷去。呢，姑娘這樣人品，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爺，享一輩子的榮。」

華富貴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奶攆得你我就攆不得麼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說道姑娘別怪我們說錯了話太太奶奶們那裡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候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倒是爲姑娘的話惜春道這也瞧罷咧彩屏等聽這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姑子會意本來心裡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菴麼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就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鉸頭髮的念頭還沒有息呢他這幾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提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尤氏道

他那裡是爲要出家他爲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没法也只好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鉸頭髮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次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衆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衆人行禮叙些寒溫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傳話出去回來說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机了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裡頭也便擺

飯原來此時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寶玉等三人出來警勵他們再者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寶玉聽命穿了素服帶了兄弟侄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裡見過的兩人行禮然後賈環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了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着爲甄寶玉是晚輩又不好竟叫寶玉等站着賈政知是不便站起來又說了幾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着大家說話兒好叫他們領領大教甄寶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小侄

正欲領世兒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內書房去那甄寶玉却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搶了一步出了書房門檻站立着看賈政進去然後進來讓甄寶玉坐下彼此套叙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細述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寶玉爲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爲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爲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我共學不可與我適道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我如今略知些道理何不和他講講但只

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裡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至於弟乃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拿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讚謬實不敢當弟至濁至愚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清高實稱此兩字呢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畧的領悟了些須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愛將爲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頭又近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方爲真才實學在小任年幼雖不知文章爲何物然將讀過的細味起來那膏梁文綉比著令聞廣譽真是不啻百倍的了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裡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便說道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洗淨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爲蠹物所以將世

路的話來。酬應甄寶玉聽說心裡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
以疑我爲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心朋友。也是
好的。便說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
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應酬。委弟接
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着書
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
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時
那些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愚
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纔所言。並非虛意。賈寶玉愈聽
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裡頭傳出話來。

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裡頭去坐。呢寶玉聽了。越
勢便邀甄寶玉進去。那甄寶玉依命前行。賈寶玉等陪着來見
王夫人。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一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
見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兩子互相廝認。雖是賈
寶玉是娶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寶玉
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
拉著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因看賈
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
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色。衆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裡。
都來瞧看。說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

一樣。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着一時也認不出來。山中紫鵲一時痴意發作，便想起黛玉來。心裡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的。」正想着，只聽得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裡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我家有四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們珍大侄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幾歲，恐怕難配。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正。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爲配。過一天，我給令郎作媒。但是他家的家計如今差

些。甄夫人道：「太太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着道：「但願依著太太的話更好。這麼着，就求太太作個保山。」甄寶玉聽他們說起親事，便告辭出來。賈寶玉等只得陪著來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裡，復又立談幾句。聽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寶玉道：「太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於是甄寶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寶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甄寶玉來京，朝夕盼望。今兒見面，願想得「一知已」。豈知談了半天，竟有些水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寶釵

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間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麼就見得也是個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并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爲忠爲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寶釵見他又說些話便說道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况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己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

白了一場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并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自己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熱襲人等愜他也不言語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只是呆呆的竟有前番的病樣一日王夫人因爲惜春定要絞髮出家尤氏不能攔阻看着惜春的樣子是若不依他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着人看守終非常事便告訴了賈政賈政嘆氣跺脚只說東府裡不知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

像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操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干干淨淨的一輩子。就是疼我了。況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櫛翠菴。原是借們家的基趾。我就在那裡修行。我有什麼。你們也照應得著。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裡。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已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他們不容我。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裡。見寶玉神魂失所。心下着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叫我。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裡。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二奶奶正要來回太太。恐怕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裡一時明白。怕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裡覺着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開到頭裡。丟了玉的樣子。那可就費了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貼藥。王夫人問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於飯食不進。大家着急起來。

恰又忙着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著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的馬仰人番。一日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的衆人手足無措。一面哭著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說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爲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飢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唬非同小可。瞪着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裡拿著二爺的這塊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

臉啐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麼。小廝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正說着。外頭嚷進來說。這和尚撒野。各自跑進來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裡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又鬧著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禪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著急。只見那和尚說道。要命拿銀子來。賈政忽然想起頭裡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一想。如今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便往裡就跑。賈

璉拉着道理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遲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裡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裡理會。賈璉走進來，又嚷：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着把那塊玉擎着，道：快把銀子拿出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橫豎折變的出來。和尚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寶玉耳邊叫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

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寶玉問道：在那裡呢？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裡寶玉先前緊緊的攥着，後來慢慢的回過手來，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噯呀，久違了。裡外眾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裡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着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趕着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即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下。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寶釵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裡的？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呢？那和尚微笑道：我也不

璉拉着道理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遲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裡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裡理會。賈璉走進來，又嚷：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着，把那塊玉擎着，道：快把銀子拿出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橫豎折變的出來，和尚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寶玉耳邊叫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

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寶玉便問道：在那裡呢？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裡寶玉先前緊緊的攥着，後來慢慢的叩過手來，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噯呀，久違了。裡外眾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裡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着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趕着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即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下。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寶釵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裡得的？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呢？那和尚微笑道：我也不

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來就完了。賈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拿來罷。我要走了。賈政道，畧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著說道，不要動。寶玉笑着拿這玉給賈政瞧。道，寶玉來了。賈政畧略一看，知道此玉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寶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麼樣。王夫人道，儘着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賈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

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寶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裡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寶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的當初沒有砸破。寶玉聽了這話，神色一變，把玉一擡，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五回終



